

美日经济安全同盟： 构建“集体韧性”体系

归泳涛

[摘要] 在对华“脱钩”政策难以奏效的情况下,美国开始推进“集体韧性”战略,即纠集所谓的志同道合国家构筑排除中国的技术联盟和供应链联盟。日本在这一新的联盟网络中处于关键地位。美日两国在出口管制、外资审查、半导体制造、移动通信网络和数字贸易规则等一系列经济安全政策领域启动了双边及多边合作,迈出了走向经济安全同盟的步伐。但美国的政策服务于本国优先的国内政治和遏制中国的地缘战略,与日本等盟友的立场存在分歧。日本则试图在美国与中国之间、在安全与经济之间保持平衡。面对经济安全政策、经济民族主义和经济全球化这三股相互竞争的潮流,美日两国都提升了经济安全的重要性,有可能形成“联手制华”的格局。对此,中国应坚持竞争与合作并重的战略方向,在加强自身竞争力和韧性的同时,深化产业链供应链的国际合作。

[关键词] 经济安全;集体韧性;“脱钩”;美日同盟;中美日关系

[中图分类号] D815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13654/j.cnki.naf.2023.02.004

[文章编号] 1003-7411(2023)02-0049-(16)

[收稿日期] 2022-10-22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22JJD810035);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20VQG004)

[作者简介] 归泳涛,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北京 100871)

在世界经济脆弱性更加突出、地缘政治形势持续紧张背景下,经济安全(economic security)正在成为大国博弈的又一个竞技场。面对经济相互依赖被“武器化”的风险,^[1]以及技术创新引起的国家间力量对比变化,各国日益重视经济全球化对国家安全产生的影响。技术管制、产业政策和供应链重组等一系列经济安全政策应运而生。

所谓经济安全政策,是指使用经济手段追求安全目标。从奥巴马总统第二任期开始,美国日益关注对华关系中的竞争性,加强了针对中国的技术管制。到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大幅强化出口管制、外资审查、进口限制等措施,企图与中国“脱钩”(decoupling)。拜登政府总体上继承了前任的经济安全政策,但从单边主义转向联盟战略,其重点是对内实施产业政策,

NORTHEAST ASIA FORUM

重振半导体等先进制造业,并确保重要供应链的安全;对外有针对性地强化对华技术管制,^[2]同时纠集所谓志同道合国家(like-minded countries),构筑排除中国的技术联盟和供应链联盟,以加强“集体韧性”(collective resilience)。

日本是继美国、中国之后的全球第三大经济体,也是世界上研发投入和申请专利数排名第三的国家,还是美国的军事盟国,自然成为拜登政府在经济安全政策上最重要的结盟对象之一。在美国的诱导和压力下,日本采取了一系列防止关键技术外流的措施,并通过了《经济安全保障推进法》。日本还加入美国主导、旨在排除中国的“印太经济框架”(IPEF),并在技术创新和供应链韧性等方面启动了与美国的双边合作。美日两国由此迈出了走向经济安全同盟(economic security alliance)的步伐。但是,美国的本国优先主义、贸易保护主义以及对华“脱钩”政策损害了日本等盟友的利益。日本在维护多边自由贸易体制、保持对华经济关系等方面与美国存在分歧。日本还担心,一味追随美国可能招致中国的反制。因此,美日两国在实践中能否步调一致,形成“联手制华”的格局,还是未知数。

本文将探讨美日两国走向经济安全同盟的背景和进展情况,分析美日经济安全政策的一致性与分歧,并揭示两国政策背后的国内政治逻辑,在此基础上对有关政策的效果做初步的评估和前瞻。

一、对华“脱钩”的困境和“集体韧性”战略的出台

尽管美国近来盛行“脱钩”“回岸生产”(reshoring)等论调,日本和欧盟等发达经济体也出现了减少对华经济依赖的声音,但世界经济与中国的联系却在加深。投资方面,2020年中国吸收外国直接投资增长14%,达到2125亿美元;2021年又增长32%,达到3340亿美元的历史新高。^{[3][4]}贸易方面,中国在全球商品出口中所占的比重从2019年的约13%增加到了2021年的近15%。^[5]而且,随着发达国家进一步做出减排承诺,中国正在成为清洁能源领域重要物资的最大生产国和出口国。中国生产了全球80%的太阳能电池板、40%的风力涡轮机,以及90%的精炼稀土(电动汽车电池的重要原料)。^[6]因此,要减少对华经济依赖并非易事,对华“脱钩”更是不切实际。

就美国而言,确实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对华“脱钩”,但代价高昂,前景不明。特朗普发起关税战以后,中国在美国进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从22%下降到18%,但从2022年3月开始,美国从中国的进口已恢复到关税战之前的水平。同时,美国对华“脱钩”的代价已暴露无遗,突出体现在调整和重建供应链导致的商品短缺和通货膨胀,尤其是美国从世界其他地方进口的半导体数量未能填补其从中国进口数量减少所造成的空缺。此外,为加强供应链韧性而进行的冗余投资也带来更高的成本。^[7]与进口不同的是,美国对华出口出现了不降反升的情况。2021年增长了21%,达到1492亿美元的历史新高。中国仍是继加拿大、墨西哥之后的美国第三大货物出口市场。^[8]

就日本而言,2022年4月公布的一份内阁府报告显示,在日本2019年进口的约5000种货物中,来源地集中于中国(占50%以上)的达到1133种,远超美国的590种和德国的250种。^[9]出于对过度依赖中国的担忧,加上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日本政府从2020年开始以避免生产过

度集中于特定国家和满足国民健康需求为由,补贴日本企业把生产迁回国内或迁到东南亚等中国以外的地区。但日本的目的不是与中国“脱钩”,而是促进供应链的多元化。从实施情况看,获得补贴的大部分是中小企业,涉及的领域除半导体等数字产品、车载电池等清洁能源产品以及汽车零部件外,相当一部分是医疗设备和药品,主要是为了满足新冠疫情下的需求和应对未来可能发生的公共卫生危机。^①绝大多数在华日企没有受到上述补贴政策的影响。^[10]

与美国相比,日本的供应链调整政策有两个重要的不同点:一是不像美国那样直接服务于国内政治利益,不以促进国内就业为目的,不推动大规模的生产回流或供应链重组;二是不像美国那样从非此即彼的角度去认识与中国的经济关系,不要求企业从中国撤出,一些获得补贴的企业一面在东南亚投资,一面继续扩大在中国的业务。^[11]

日本清醒地认识到,如果把中国排除在外,那么其供应链不仅不会得到加强,反而将难以为继。根据早稻田大学户堂康之教授和兵库县立大学井上宽康教授使用“富岳”超级计算机所做的估算,如果零部件等中国对日出口的约八成(约1.4万亿日元)中断两个月,那么日本不仅将无法生产家用电器、汽车和树脂,还将无法生产服装和食品,约53万亿日元的产值将因此消失,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一成。^[12]因此,对日本来说,与中国“脱钩”代价极高,绝不可行。日本经济界为此提醒政府,不要跟从美国推动供应链的“去中国化”。^[13]中日经贸关系的实际情况也证明了这一点。2021年中日双边贸易总额增长15.1%,达到3914亿美元,创历史新高。其中,集成电路、半导体制造设备等已成为拉动日本对华出口大幅上涨的重要商品,特别是半导体制造设备的对华出口比上一年增长了69.8%。^[14]

可见,美国要纠集日本等盟友与中国“脱钩”未必可行。事实上,美国也认识到了这一点。早在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政策界和学术界就已经出现了质疑单边“脱钩”、主张“集体韧性”的声音,理由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没有任何国家可以在自己国内构筑所有关键产品的完整供应链。只有与盟友合作,采取集体行动,才能加强供应链韧性。第二,许多国家没有足够实力承受与中国“脱钩”的代价。以日本为例,中国是日本约30%海外游客的来源地,在日本对外贸易额中占比超过20%,大于美国所占比重,日本对华累计投资也已达到1200亿美元。^[15]第三,美国只有和盟友联合行动,才能有效地对技术和物资进行管制,把高附加值的经济活动限制在它们内部,由此获得集体威慑和反制的能力,并主导国际规则和标准的制定。^[16]现任拜登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事务协调员的库尔特·坎贝尔(Kurt Campbell)和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早在2019年就撰文指出,中国已经是大多数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过度的技术管制会把其他国家推向中国,因此管制必须有针对性,必须重视与其他国家磋商。他们建议美国 and 志同道合的国家联合制定一套新的标准,涵盖国有企业、自主创新、数字贸易等领域,并把亚洲和欧洲连接起来,一起构建超越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新

① 关于日本政府为促进国内投资提供补贴以加强供应链韧性的政策及其实施情况的资料和数据,参见经济产业省网站:<https://www.meti.go.jp/covid-19/supplychain/index.html>;关于日本政府为促进以东南亚为中心的海外供应链多元化提供补贴的政策及其实施情况的资料和数据,参见日本国际贸易振兴机构网站:<https://www.jetro.go.jp/services/supplychain/>。

规则。^[17]

在特朗普时期,美国政府确曾提及在经济安全领域联合盟友的重要性。例如,2017年底公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提出,经济工具可以成为更广泛战略的重要部分,用以威慑、胁迫和限制对手;美国将与志同道合的伙伴合作打造经济工具,因为多边经济压力常常更有效,可以限制对象国的规避能力,并传达团结一致的决心。^[18]然而,热衷于单边主义的特朗普不仅没有把这一战略付诸实施,还在加征关税、“实体清单”等政策上损害了盟友的利益。

拜登上台后,延续了特朗普时期的对华“脱钩”政策。从下令审查供应链到通过《芯片与科学法案》,从限制出口尖端芯片设计软件到签署新的外资审查行政令,再到出台空前严厉的对华半导体出口管制新规,拜登政府的对华技术“脱钩”愈演愈烈。但与特朗普不同的是,拜登不再仅仅诉诸单边方式的“脱钩”,而是对内推进产业政策,对外实施“集体韧性”战略。所谓“集体韧性”,就是在美国主导下联合“志同道合国家”,通过“友岸外包”(friend-shoring)等方式重组生产网络,构筑排除中国的技术联盟和供应链联盟。2021年3月公布的《过渡期国家安全战略指南》提出,美国要与志同道合的民主国家联合起来,发展和保卫受信任的关键供应链和技术基础设施,在新兴技术、太空、网络、卫生和生物威胁、气候和环境、人权等领域带头推进共同的规范,缔结新的协定。^[19]2022年11月公布的《国家安全战略》也强调,要构建一个由盟国组成的技术—产业基础,联合发展微电子、先进计算和量子技术、人工智能、生物技术和生物制造、先进电信以及清洁能源等新兴和基础技术,打造牢固而持久的供应链,确保战略竞争对手不能利用技术和信息损害美国及其盟友的安全。^[20]

拜登政府在经济安全领域的重要举措之一——供应链审查——鲜明地体现了产业政策和“集体韧性”这两大重点。2021年2月,拜登签署14017号行政令,对美国供应链进行为期100天的审查。该行政令要求对半导体制造和先进封装、大容量电池、关键矿物和材料以及药品和原料药等四类产品的供应链展开审查,并以全政府方式加强供应链韧性。2021年6月公布的百日供应链审查报告强调,要重振美国的制造业,促进上述关键产品的在岸生产(onsourcing);同时借助七国集团、美日澳印“四边机制”(QUAD)等途径联合盟友,通过“友岸外包”加强“集体供应链韧性”(collective supply chain resilience)。^[21]在该行政令签署一年之际,白宫再次发布供应链报告,要求减少关键产品的对华依赖,依靠国内生产和盟友合作来确保稳定供应,并强调优待国产货。报告宣称,未来将通过“美欧贸易和技术委员会”(TTC)、“印太经济框架”(IPEF)和“四边机制”等多边组织加强与盟友的供应链合作。^[22]简言之,拜登政府出于国内政治和国家的需要,优先推进美国自身的产业政策;同时也认识到,要想让产业政策成功,还必须依靠强有力的国际伙伴关系,让盟友按照同样的规则加入对华博弈。^[23]

在美国的诱导下,日本也开始重视与所谓志同道合国家的合作。日本经济安全政策最积极的推动者、前经济产业大臣甘利明认为,如果重要物资的供应链依赖政治外交关系紧张的国家,那么日本经济就会被“卡脖子”;为了消除这种脆弱性,日本除增加储备外,还必须构筑盟国之间的供应链,尽量减少对非盟国的依赖。^[24]日本外务大臣林芳正也指出,日本应该与志同道合国家一同构筑战略物资的供应链,还应与美国、欧洲国家以及“四边机制”成员国协调一致,共同制定国际规则。^[25]

二、美日经济安全同盟的发端

美国推进“集体韧性”战略的首要步骤是建立新的联盟网络。长期研究经济制裁的美国学者丹尼尔·德雷兹纳(Daniel Drezner)提议,美国可以仿效冷战时期的巴黎统筹委员会,以受信任的盟友为基础建立持久的多边组织。^[26]目前,拜登政府在这方面的制度构建已初步成型,包括利用既有的七国集团,提升和拓展“四边机制”,建立“美欧贸易和技术委员会”和“印太经济框架”,以及纠集“芯片四方联盟”(Chips 4)^①等。其中,“四边机制”和“印太经济框架”已经正式成为美国印太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白宫发布的《美国印太战略》明确提出,将借助“四边机制”推动关键和新兴技术领域的工作,促进供应链合作和联合技术部署,并推进共同技术原则;将通过“印太经济框架”创造新的贸易方式,按照开放原则治理数字经济和跨境数据流动,同时提升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提高透明度和信息共享等。^[27]

具体而言,美日澳印“四边机制”起初聚焦于海上安全问题,近来已将议题扩展到经济、卫生等更广泛的领域。2021年3月,“四边机制”第一次视频首脑会议启动了新冠疫苗、气候变化以及关键和新兴技术三个工作组,把电信和人工智能领域的标准制定、5G技术的多元化和开发以及半导体供应链韧性等问题纳入了合作范围。2021年9月,“四边机制”在华盛顿举行第一次面对面首脑会议,通过了“关于技术设计、开发、治理及利用的四边原则”,并增加了基础设施、网络和太空三个新的工作组。^[28]2022年5月,在东京举行的第二次面对面首脑会议正式启动了STEM(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四个学科)研究生奖学金项目,签署了《5G供应商多元化和开放式无线接入网合作备忘录》,发布了《关键技术供应链原则共同声明》,还启动了四边投资者网络、四边网络安全伙伴关系,以及国际标准合作网络等机制。显然,尖端技术合作、供应链韧性等经济安全问题已纳入“四边机制”的重要议程。^[29]

与议题广泛的“四边机制”相比,“印太经济框架”更直接地体现了美国在印太地区的经济安全战略。2022年5月,拜登在东京宣布启动“印太经济框架”。^②该框架由四大支柱组成,分别是:1.贸易;2.供应链;3.清洁能源、去碳化和基础设施;4.税制和反腐败。其内容体现了对数字经济和供应链韧性的重视,包括制定有关跨境数据流动和数据本地化的高标准规则,调查关键矿物的供应链,以及建立早期预警机制等。^[30]此外,美国还可能以《美日数字贸易协定》为蓝本,推动印太区域范围的数字贸易协议。^[31]

可以说,美国已初步构建起服务于“集体韧性”战略的联盟网络,目的是让尖端技术和战略物资在美国主导的经济集团内优先流通,以达到封堵中国的目的。随着拜登政府这一战略的推进,美日同盟的重要性迅速突显出来。除美国外,只有日本同时是七国集团、“四边机制”“印太经济框架”和拟议中的“芯片四方联盟”的成员,足见日本在美国“集体韧性”战略中的重

① 美国政府于2022年3月提议建立“芯片四方联盟”(Chip 4),以协调在供应链安全、人力资源开发、研发和补贴等方面的半导体政策,成员包括美国、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但迟迟没有取得进展。

② “印太经济框架”现有14个成员国,分别是:美国、澳大利亚、文莱、印度、印度尼西亚、日本、韩国、马来西亚、新西兰、菲律宾、新加坡、泰国、越南和斐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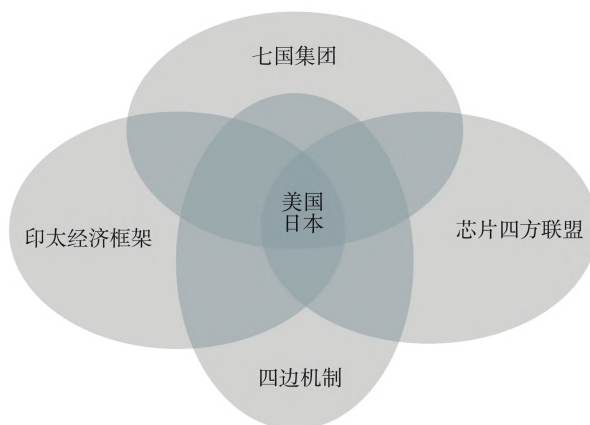


图1 日本在美国经济安全联盟网络中的位置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要性(见图1)。对美国来说,首先加强双边层次的合作不仅更具可行性,还可以对多边协调起到示范作用。正如2020年底发表的第五个《阿米蒂奇·奈报告》所强调的,“一系列网络化的联盟对于实现共同的地缘战略、经济、技术和治理目标是至关重要的。这些联盟应该致力于慑止胁迫和武力,更新国际经济秩序,保护关键的供应链和信息流动,制定新兴技术的全球标准以推进基于规则的新秩序。而美日同盟应该成为这一系列联盟的核心。”^[32]

在此背景下,2021年4月,拜登与时任日本首相菅义伟在华盛顿举行会谈,发表《首脑联合声明》,宣布建立“美日竞争力与韧性伙伴关系”(CoRe),这标志着美日正式启动在经济安全政策上的合作。双方同意深化在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科学以及民用空间等领域的研发合作,同时在数字经济、包括半导体在内的敏感供应链、关键技术保护等方面加强合作。美日还承诺分别投资25亿和20亿美元用于研发、测试及部署包括5G(含开放式无线接入网)和下一代移动网络在内的网络和先进信息通信技术。^[33]为了推动CoRe框架下的合作,美国商务部和日本经济产业省于2021年11月宣布启动“美日商务与产业伙伴关系”(JUCIP)。双方承诺在半导体、5G等领域的供应链韧性、重要技术保护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加强合作,同时推动其他志同道合国家参与,确保自由开放的印太经济秩序。2022年5月,拜登访问日本,双方发布的《首脑联合声明》再次强调了在保护和发展关键技术、确保供应链韧性等方面的合作,并宣布设立研讨和开发下一代半导体的联合工作组。^[34]两国还发表了CoRe事实清单,明确了在竞争力与创新、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以及清洁能源等三个方面的合作意向。其中,第一个方面的合作涵盖了数字经济、开放式无线接入网、网络安全和关键基础设施韧性、印太地区合作、科学技术合作、民用太空合作、制定国际标准、出口管制、供应链韧性等广泛的领域。^[35]

2022年7月,“美日经济政策磋商委员会”在华盛顿召开第一次会议。该委员会被称为“经济版2+2”,由美国国务卿、商务部长和日本外务大臣、经济产业大臣参加。^①会议发表的行动计划强调,将通过“印太经济框架”等塑造基于规则的经济秩序,对抗经济胁迫以及不公平、不透明的贷款行为,促进和保护关键和新兴技术以及关键基础设施,在半导体、电池、重要矿物等领域加强供应链韧性。^[36]可以说,这一机制的建立标志着美日两国迈出了走向经济安全同盟的步伐。

^① 美国和日本之间已设有“美日安全保障磋商委员会”,由美国国务卿、国防部长和日本外务大臣、防卫大臣参加,被称为美日“2+2”会谈。

三、美日经济安全政策的一致与分歧

总的来看,美国是主动纠集经济安全同盟、推行“集体韧性”战略的一方,日本是积极配合的一方。但是,日本也有自身的立场,特别是日本企业一方面要与政府协作来防范安全风险,另一方面也要考虑自身经营活动的成本和收益。日本智库“亚太倡议”针对100家在经济安全方面重要且敏感的日本企业所做的调查显示,多数企业希望日本政府能够在中美之间、在国家安全和经济自由之间保持平衡。^[37]事实上,美日两国尽管加强了政策协调,但在经济利益、对外战略、国内制度以及政策手段等诸多方面存在差异。以下围绕出口管制、外资审查、半导体制造、移动通信网络以及数字贸易规则等美日都重视的领域,对两国的政策异同做初步的分析。

1. 出口管制

在出口管制方面,美国于2018年通过了《出口管制改革法》,对14类新兴和基础技术实施额外的出口管制措施,^①并利用“实体清单”持续对中国高科技企业实施销售禁令。美国还依据“视同出口”原则,将外国人在美国通过学术研究或公司实验室工作取得的相关信息也纳入管制范围;依据“外国直接产品规则”,将管制对象扩大到使用美国技术、软件或相关设备在美国之外生产的产品。日本除参与《瓦森纳协定》等国际多边出口管制外,还通过自己的“外国用户清单”实施出口管制。2021年9月日本政府修订该清单,被列入的中国法人从68家增加到85家。^[38]

与美国不同的是,日本将外国法人列入上述清单的理由是防止武器扩散,维持了出口管制既有的目的,没有像美国那样把管制对象扩大到基础和新兴技术。事实上,美国利用“实体清单”对华为等中国企业实施制裁已经对日本企业的出口造成了严重损害,日本并不赞同美国的做法。日本还担心,强化对华出口管制不仅会让日本企业失去商业机会,还可能刺激中国依据《出口管制法》对其采取反制措施。^[39]因此,日本的倾向是把管制的目的限定于防范安全风险,而不是禁止技术出口本身。^[40]

2. 外资审查

在外资审查方面,美国于2018年通过了《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FIRRMA),强化了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的管辖权,并将审查范围扩大到新兴和基础技术、关键基础设施以及收集公民敏感数据企业的非控制性投资等多种对象。该法还允许美国与同盟国、友好国共享信息。日本跟随美国的步调,于2019年通过了修订的《外汇及外国贸易法》,规定外国资本获得日本国家安全相关行业上市企业股权或表决权1%以上时,有义务向日本政府事先申报,而以往这一比例是10%。日本财务省随后公布了要求事先审查的企业名单,包括了12个“核心业种”的500多家企业。

① 这14类新兴和基础技术是:生物技术,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定位、导航和定时技术,微处理器技术,先进计算技术,数据分析技术,量子信息和传感技术,物流技术,增材制造,机器人,脑-机接口,高超音速空气动力学,先进材料,以及先进监控技术。

值得注意的是,美日外资审查制度的程序和目标不同。美国制度的特点是事后审查,即不论是否事前申请,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都可以在投资完成后进行审查,并命令其出售;而日本则采取了事前审查的制度。更重要的是,在日本看来,美国的外资审查包含了政治目的,受到美国政界“中国威胁论”的影响;而日本为了促进本国经济增长仍需要吸引外资,未必能够实施与美国同等水平的外资审查和限制。^[41]

3. 半导体制造

在半导体领域,美日两国政府于2022年5月达成了《半导体合作基本原则》,提出与志同道合的国家和地区共同构筑半导体供应链,并在半导体研发和制造、人才培养、提高透明度、联合应对供应不足等问题上加强合作。双方还启动了2纳米以下尖端半导体的联合研发,日本政府计划拨付3500亿日元预算建立日美合作的研究基地。^[42]尽管日本目前只能生产40纳米以上的芯片,但在半导体制造的一些关键节点上仍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特别体现在硅片、蚀刻和清洗、测试、组装和封装设备等方面。日本企业占世界硅片市场的56%,光罩市场的53%,氟化聚酰亚胺市场的90%,蚀刻气体市场的70%,以及光刻胶市场的90%。东京电子(Tokyo Electron)和雷瑟科(Lasertec)还为荷兰生产的EUV光刻机提供必要的设备。值得注意的是,2022年11月,以实现新一代半导体国产化为目标日本新企业“Rapidus”正式启动。^{[43][44]}该公司由8家日本企业共同出资,计划从IBM等美国企业引进关键技术,10年内投资5万亿日元,到2027年实现2纳米逻辑半导体的量产。^①因此,从加强半导体供应链韧性、联合研发尖端半导体的角度看,美日有潜在的合作空间。^[45]

但是,美日在半导体领域也存在不同利益和竞争。在日本看来,美国的《芯片与科学法案》向半导体产业投入527亿美元补贴,目的是把先进的半导体企业吸引到美国去,受此影响日本在半导体材料和制造设备等方面具有竞争力的企业可能会搬迁到美国,这会导致日本自身半导体产业的空心化。^[46]同时,日本与美国一样,也在提供补贴吸引半导体企业,日本政府已宣布投入4000亿~5000亿日元的补贴吸引台积电到熊本县建厂。这意味着双方可能陷入补贴竞赛。更令日本担忧的是,美国为了进一步削弱中国的半导体制造能力,可能对日本施压,要求其限制对华半导体制造设备及其零部件的出口,那将使日本企业蒙受更大的损失。^[47]

4. 移动通信网络

在移动通信领域,特朗普政府于2018年禁止在5G网络建设中使用华为产品,并竭力强制其他国家也排除华为。日本追随美国,强化了对政府采购电信设备的安全要求,并在分配5G网络频谱时要求私人企业仿效,从而在事实上排除了华为。由于美日两国都缺少5G供应商,因而试图联合起来,通过开放式无线接入网的技术重构市场。目前,日本企业已经在这方面取得重要进展。NTT DOCOMO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使用开放式无线接入网提供5G商业服务的运营商,它联合日美两国的12家企业启动了相关生态系统,并宣布建立供海外运营商核验虚拟化基站的“共享开放实验室”;乐天也在世界上率先启动了将5G网络全部虚拟化的商业运营;此外,NEC、富士通已成为开放式无线接入网的设备供应商。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近

① 出资成立新公司“Rapidus”的8家日本企业是:丰田、NTT、索尼、NEC、软银、电装、铠侠和三菱UFJ银行。

年来开放式无线接入网的市场份额迅速扩大,但其在2021年世界2G~5G市场上的占有率仅为1%~3%;而且,多个供应商的参与和对开放软件的依赖会增加系统风险,因而其发展前景尚不明朗。^[48]

当然,美日之间也存在政策和利益上的差异。例如,日本虽然在事实上排除了华为,但没有直接点名;日本也不愿意加入任何针对特定国家的集团,因而没有参加美国曾在2020年提出的旨在排除中国的“清洁网络”计划。在建设开放式无线接入网方面,美日两国的企业既是新标准的联合推动者,也是市场上的竞争者。此外,日本的供应商还担心,美国的政府投资可能会在《购买美国货法案》的影响下只分配给美国公司,那将不利于网络技术和生态系统的发展。

5. 数字贸易规则

美日在制定和推广数字贸易规则上立场一致。美国积极推进跨境数据自由流动,日本也在2019年二十国集团大阪峰会上提出了“基于信任的数据自由流动”(Data Free Flow with Trust)倡议。美国一度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提倡数据自由流动原则,要求禁止除金融服务外的数据本地化要求,禁止把开源代码作为市场准入条件。美国退出TPP后,日本等其他TPP参加国缔结的《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继承了TPP在数字贸易领域的条款。美国则借助《美墨加协定》《美日数字贸易协定》和“印太经济框架”等进一步推进其主张的数字贸易规则。其中,《美日数字贸易协定》还在TPP基础上增加了新的条款,包括为金融服务方面的数据转移创造通道,把禁止强制转让的对象从源代码扩大到算法和加密密钥,要求开放非敏感的政府电子数据等。^[45]

美日立场一致意味着双方在这一领域具有合作潜力,但双方迄今还没能采取联合行动发挥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美日两国不但在TPP问题上分道扬镳,而且都没有参加新加坡、智利、新西兰三国签署的《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①相比之下,中国已正式申请加入CPTPP和DEPA。当今世界存在三种相互竞争的数字贸易治理模式:一是主张数据自由流动的美国模式,二是强调保护个人隐私的欧盟模式,三是重视捍卫主权和安全的中国模式。^[49]日本既与美国签署了《数字贸易协定》,又与欧盟达成了《数据共享协议》,还同时参加了含有数字贸易规则的CPTPP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②对日本来说,是与美国、欧盟联合起来构筑三边数据流动圈,禁止向不被信任的国家转移数据,从而将全球数字贸易引向分裂,还是利用身处各种数字贸易协定交叉点上的特殊位置,促进不同数字治理模式之间的协调,将是影响深远的选择。^[50]

综上所述,美日两国在经济安全政策上既有配合、协作的一面,也有分歧、竞争的一面。美国日益从国家安全角度看待与中国的经济关系,不论是在安全上还是在经济上都把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日本尽管也出现了类似倾向,加强了实质上针对中国的经济安全措施,但

① DEPA在跨境数据自由流动、禁止数据本地化等方面确认了CPTPP的规定,但不像CPTPP那样具有法律约束力,也没有禁止要求转移源代码。

② RCEP在跨境数据自由流动、禁止数据本地化等方面采取了与CPTPP同样的规定,但没有像CPTPP那样禁止要求转移源代码。

依然把中国视为至关重要的经济伙伴,不愿采取美国那样的“脱钩”政策。日本不仅担心美国的单边管制会给日本造成连带伤害,还担心美国的半导体战略会削弱日本的产业基础。从根本上说,美国已经把中美经济和技术竞争视为一场零和博弈,而日本仍希望在稳定对华经济关系与防范安全风险之间保持平衡。

四、美日经济安全政策的国内政治逻辑

美日两国在经济安全政策上的一致与差异既源于双方对大国关系及自身经济和安全利益的权衡,也源于各自国内不同立场之间的竞争与平衡。国内政治逻辑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两国经济安全政策中的轻重缓急。一方面,美日两国国内都出现了重视国家安全和对华竞争的潮流,为双方的协调合作提供了支持;另一方面,美国优先国内生产和就业的做法可能损害与盟友的关系,日本对企业成本等经济利益的顾虑限制了其追随美国的程度。

美国当前的经济安全政策主要受到两股国内思潮和势力的推动:一是经济民族主义的观点,其支持者大多来自民主党。二是同盟经济学(alliance economics)的观点,在共和党 and 民主党内都有支持者。在拜登政府内部,则是两派观点共存,形成微妙的平衡。^[51]

经济民族主义者认为,贸易自由化让其他国家占了美国的便宜,导致美国国内经济不平等加剧,因而主张推行保护主义政策。他们更关心经济政策的国内后果,未必强调与中国竞争的相对收益。他们希望让供应链回流国内,恢复美国的制造业,还号召购买美国货,最终目标是确保就业。为此,他们反对美国参与新的多边贸易和投资协定,成为阻碍美国重返 TPP 或参与其他贸易谈判的主要势力。例如,民主党参议员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反对参议院的《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USICA),理由是该法案帮助的是企业,而不是工人。而民主党主导的众议院出台的《竞争法案》(COMPETES)则更多地聚焦国内政策和气候变化等议题;共和党指责该法案轻视与中国的竞争,众议员吉姆·班克斯(Jim Banks)抱怨说,“这个法案提到珊瑚礁比提到中国还要多”。^[52]

与经济民族主义者不同,同盟经济学的倡导者认为,美国应该与共享价值观和安全利益的盟友结成网络,重构美国的商业关系。这一派从国家安全角度出发强调与中国的竞争。他们的主要目标是加强美国在关键技术领域的竞争力,并把此类技术限制在由盟友组成的集团内部,从而减少相对于中国的战略脆弱性。对这一派来说,重要的是提升美国在半导体、大容量电池、数字基础设施等领域的竞争力和韧性,但他们不执著于投资在美国国内,而是认为可以通过加强与盟友的合作来实现目标。他们还提议美国重返 TPP,以便孤立中国或迫使中国接受美国主导的国际规则。

这两派观点都主张一定程度上的对华“脱钩”,只是动机和重点有所不同。前者担心的是自由贸易带来的国内经济社会后果,不仅试图与中国经济“脱钩”,还不惜损害盟友的经济利益。后者担心的是来自中国的地缘政治挑战,主张美国应该联合志同道合国家构建排除中国的技术联盟和供应链联盟。美国近来推出的一系列经济安全政策都反映了上述两派观点的折衷。从参议院的《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到众议院的《竞争法案》,直到最终达成共识的《芯片与科学法案》,都包含了内外两手:对内促进投资,重振制造业,增加就业;对外联合盟友,强

化集体供应链韧性。而对华竞争是罕见的能获得两党共识的议题,是促成这两派观点融为一体的粘合剂。

然而,在这两派观点中经济民族主义可能占上风。不论是《购买美国货法案》,还是《重建更好未来法案》和《通胀削减法案》,都是为了优先满足国内选民和利益集团的诉求,外国产品将因此受到歧视。即便是通过“友岸外包”谋求“集体韧性”,美国也会优先构筑国内供应链,把尖端技术和制造吸引到美国,而让盟友在供应链上扮演次要的角色。从白宫发布的“印太经济框架”事实清单可以看出,拜登政府反复强调的是通过这一框架确保美国工人、小企业和农场主获得利益,这显然是把国内政治置于最优先的地位。^[53]这种掺入了经济民族主义成分的同盟经济学究竟能走多远,难免会让美国的盟友产生疑虑。

与美国相比,日本围绕经济安全政策的国内争论较少党派政治的色彩,更多聚焦于如何协调政府与企业之间的不同立场,以及如何平衡安全与经济上的不同利益。

岸田内阁在经济安全政策上最重要的举措是出台《经济安全保障推进法》。^①从针对该法的不同意见以及政府的应对中,可以窥见日本国内围绕经济安全政策的争论。为了给正式提交法案做准备,岸田内阁设立的关于经济安全保障法制的有识之士会议于2022年2月发表了《关于经济安全保障法制的建言》,提出了法案的主要内容。^[54]但是,该建言发表后不到十天,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简称“经团联”)就公开表达了不同意见。^[55]经团联一方面表示在总体上支持《经济安全保障推进法》,另一方面强调日本的经济安全立法必须保持与企业经营自由以及国际规则之间的一致性。具体而言,经团联就法案的四项主要内容逐一提出了意见,分别是:1.在加强重要物资供应链方面,建议不要采取政府管制的做法,而是支援企业的自主行动;在优先顺序上首选海外采购和生产多元化,其次是国内生产,最后才诉诸国家储备;在调查中尽可能限定对象范围。2.在确保主干基础设施的安全性方面,经团联主张把对象范围严格控制在必要的最小限度内,避免审查时间长期化,事前审查和事后劝告都应考虑企业的负担,特别应考虑追溯既往可能给企业带来的高昂成本。3.在官民合作研发尖端技术方面,经团联建议加强官民协议会的信息管理,并确保企业等民间部门参加官民协议会和智库。4.在不公开专利申请方面,经团联认为应该对审查对象的范围以及限制在国外申请专利的范围加以限定,审查应尽可能迅速,不应阻碍发明者、申请者的使用,还应补偿申请者的损失等。从最终提交国会的法案看,日本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经团联的意见,例如:对重要物资采取了支援而非管制的做法;对主干基础设施尽管加强了管制,但搁置了追溯既往的审查。尽管如此,经团联仍然担心,如果在法律的实施过程中不能尽量限定对象范围,仍可能让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承受过重的负担,为此与日本商会议所、关西经济联合会共同向经济安全保障担当大臣提交了建议书。^[56]

如何在安全和效率之间维持平衡,是《经济安全保障推进法》在实施中面临的主要难题。为了避免给企业增加过重的负担,日本政府考虑尽可能限定审查对象的范围,比如在金融方面只针对全国性大型银行、邮政储蓄银行和一部分地方大银行。日本政府为了确保实效性,

① 该法正式名称为《关于推进一体化地寻求经济施策以确保安全保障的法律》。

曾考虑纳入惩罚规则,比如要求企业公布半导体、蓄电池等物资的采购来源和保管情况,如不履行义务就施加惩罚。但公明党以此举会加重中小企业负担为由表示反对,政府最终撤销了这项惩罚规定。^[57]

可以说,日本政府在推进这一法案的过程中采取了谨慎务实的策略。究其原因,一是希望避免该法案对企业经营活动造成过度冲击,损害经济增长;二是为了避免该法案引起不必要的党派对立,并试图借助该法案在政治上得分。特别是执政党为了避免国会会期延长影响到之后的参议院选举,选择了适当妥协、尽快通过法案的策略。

未来,日本政府将通过一系列政令省令落实《经济安全保障推进法》,中日经贸关系可能因此受到影响。但是,日本企业界在与中方的对话中明确表示,亚太地区供应链的安全稳定是中日两国、区域乃至世界经济恢复的重要基础,两国应促进供应链深度融合,共同营造开放互惠的国际环境。^[58]这表明,日本企业界并不愿意在中美之间做非此即彼的选择。

五、总结与前瞻

在当今的国际经济秩序中,有三股相互竞争的潮流。一是以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为代表的经济全球化潮流,二是以保护主义政策为代表的经济民族主义潮流,三是以“脱钩”和经济集团化为代表的经济安全政策潮流。美国背离了经济全球化的趋势,转而以对华竞争为名把经济民族主义和经济安全政策融为一体;日本在继续支持经济全球化的同时,日益强调经济安全政策的重要性,但没有诉诸经济民族主义。从当前的政治议程看,美国最优先的是国内分配,其次是国家安全,再次是经济效率;日本最优先的是国家安全,其次是经济效率,再次是国内分配(见图2)。^①美日两国的共同点是,都提升了国家安全在对外经济政策中的重要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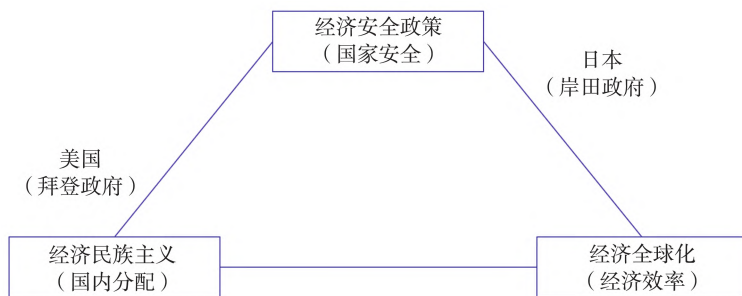


图2 对外经济政策的三股潮流及美日的选择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但是,美日之间也存在明显的分歧,主要表现为:一是美国的政策带有浓重的本国优先主义色彩,可能损及日本等盟友的利益;二是日本一直试图劝说美国重返 TPP,以便维护和发展

^① 关于当今国际经济秩序中的三股潮流,本文借鉴了美国国际经济学者丹尼·罗德里克有关世界经济中“政治三难困境”的观点,即国际经济一体化、民族国家和大众政治三者难以兼得(Dani Rodrik. How Far Will Internat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Go? [J].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Vol.14, No.1, Winter 2000, pp.177-186.)。本文根据当前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变化的特点,尝试提出另一种三难困境,即在经济全球化(经济效率)、经济安全政策(国家安全)和经济民族主义(国内分配)三者之间如何取舍的问题。

多边自由贸易体制,但徒劳无功;三是美国把与中国的经济关系视为零和竞争,企图逼迫日本等盟友联手遏制和排除中国,而日本则试图在维持对华经济关系与降低对华经济依赖之间寻求平衡。因此,美日尽管在制度层面启动了经济安全同盟,但要在政策层面付诸实施并非易事。

从预期效果看,美国试图纠集盟友在技术、物资和信息等领域形成围堵格局,推动世界贸易体制从既有的“自由贸易”转向所谓的“基于信任的自由贸易”(free trade with trust)。^[59]由于尖端半导体及其制造设备的生产暂时掌控在美国及少数盟友手中,美国认为可以在这一领域构筑排他性的技术联盟和供应链联盟。但是,被排除在外的国家可以通过进口中低端半导体产品和自主创新继续提升研发和生产能力,逐步减少对外依赖,从长期看反而会削弱美国的经济权力。^[60]

未来,美国会进一步加强与所谓志同道合国家的联合,推进供应链韧性、尖端技术研发、数字经济、网络安全和能源安全等方面的双边和多边合作。特别是,美国在2022年10月公布对华半导体出口管制新规后,已要求日本、荷兰等半导体制造设备的重要出口国采取同样的行动。日本的东京电子、荷兰的阿斯麦尔(ASML),以及美国自己的应用材料(AMAT)、泛林集团(Lam Research)和科磊(KLA)等公司都将因此蒙受巨大损失。^{[61][62]}

在日本方面,以甘利明等人为代表的一部分政治势力会在美国的怂恿下,推动日本政府加入针对中国半导体产业的“围追堵截”,包括采取与美国一样的出口管制措施,参加美国谋划的“芯片四方联盟”,以及推进人员安全审查制度以满足“五眼联盟”的要求等。当然,即便是这部分势力,也不愿意失去中国市场。^[63]

可以预见,美日经济安全同盟的推动力量和限制力量将长期共存,经济集团化和经济全球化之间的博弈也将持续下去。面对美日在经济安全领域可能形成的“联手制华”格局,中国既要加强竞争,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在关键技术上突破瓶颈,提升自己的竞争力和韧性,力争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调整中占据有利位置;又要坚持合作,利用中国在市场、人才、技术、产业集聚和基础设施等方面的优势,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吸引外企加大在华投资,巩固和拓展区域和全球生产网络。同时,要认识到美日之间既有协调,也有分歧。一方面应围绕关键技术和供应链建立预警机制,制定替代方案,并通过WTO诉讼等法律手段,针对美国滥用出口管制、违反国际经贸规则的行径展开斗争;另一方面应加强与日本特别是日本企业界的交流对话,在稳定供应链、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等方面积累共识,深化合作。从长远看,中国应持续探索经济效率、国家安全和国内分配之间的平衡之道,努力成为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新规则的塑造者。

参考文献

- [1] Farrell, Henry and Newman, Abraham L. Weaponized Interdependence: How Global Economic Networks Shape State Coercion[J].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019, Vol.44, No.1: 45-74.
- [2] Bateman, Jon. U.S.-China Technological "Decoupling": A Strategy and Policy Framework[R].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April 25, 2022: 2-5.
- [3] Lardy, Nicholas R. Foreign Investments into China are Accelerating Despite Global Economic Tensions and Restrictions [EB/OL].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July 22, 2021. <https://www.piie.com/blogs/>

- china-economic-watch/foreign-investments-china-are-accelerating-despite-global-economic, 2022-11-28.
- [4] Huang, Tianlei and Lardy, Nicholas R. Foreign Corporates Investing in China Surged in 2021 [EB/OL].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March 29, 2022, <https://www.piie.com/blogs/realtime-economic-issues-watch/foreign-corporates-investing-china-surged-2021>, 2022-11-28.
- [5] Douglas, Jason and Xie, Stella Yin. Pandemic Bolsters China's Position as the World's Manufacturer [EB/OL].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August 21, 2022, <https://www.wsj.com/articles/pandemic-bolsters-chinas-position-as-the-worlds-manufacturer-11661090580>, 2022-11-28.
- [6] Allison, Graham, Kiersznowski, Nathalie, and Fitzek, Charlotte. The Great Economic Rivalry: China vs the U.S. [R]. Harvard Kennedy School Belfer Center for Science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March 2022: 19-20, 42-44.
- [7] Bown, Chad P. Four Years into the Trade War, Are the US and China Decoupling? [EB/OL].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October 20, 2022, <https://www.piie.com/blogs/realtime-economics/four-years-trade-war-are-us-and-china-decoupling>, 2022-11-28.
- [8] Hutchinson, Ian and Slawson, Erin. US Export Report 2022 [R]. The US-China Business Council, 2022: 1-7.
- [9] 内閣府. 世界経済の潮流 2021年II—中国の経済成長と貿易構造の変化—[R]. 2022: 57.
- [10] Duchâtel, Mathieu. Resilience, not Decoupling: Critical Supply Chains in China-Japan Relations [EB/OL]. Institut Moutaigne, August 28, 2020, <https://www.institutmoutaigne.org/en/blog/resilience-not-decoupling-critical-supply-chains-china-japan-relations>, 2022-11-28.
- [11] Solís, Mireya. The Big Squeeze: Japanese Supply Chains and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J]. Joint U.S.-Korea Academic Studies. Vol. 32, 2021: 293-312.
- [12] 世界工場分離の「代償」[N]. 日本経済新聞, 2022-10-18: 1.
- [13] 汪婉. 印太经济框架: 美国对印太经济的一项政治安排 [R]. 北国际战略研究简报 (125), 2022-05-31. 汪婉. 日本产业界对中美产业链“脱钩”的判断及应对 [R]. 国际战略研究简报 (131), 2022-10-26.
- [14] 宗金建治、小林伶. 2021年の日中貿易、2011年以来十年ぶりに過去最高を更新 [R]. 日本貿易振興機構, 2022-03-25, <https://www.jetro.go.jp/biz/areareports/2022/ef313e747ccd01d8.html>, 2022-11-28.
- [15] Sayers, Eric and Glosserman, Brad. Forget Decoupling: "Collective Resilience" is the Strategy to Address China's Challenge [J]. PacNet, 2020, No.48: 1-3.
- [16] Sitaraman, Ganesh. A Grand Strategy of Resilience: American Power in the Age of Fragility [J]. Foreign Affairs, 2020, Vol. 99, No.5: 165-174.
- [17] Campbell, Kurt M. and Sullivan, Jake. Competition Without Catastrophe: How American Can Both Challenge and Coexist with China [J]. Foreign Affairs. 2019, Vol.98, No.5: 96-110.
- [18]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R]. December 2017: 34.
- [19] The White House. Renewing America's Advantages: Interim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ic Guidance [R]. March 2021: 20.
- [20]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R]. October 2022: 33.
- [21] The White House. Rebuilding Resilient Supply Chains, Revitalizing American Manufacturing, and Fostering Broad-Based Growth [R]. 100-Day Reviews under Executive Order 14017, June 2021: 4-17.
- [22] The White House. Executive Order on America's Supply Chains: A Year of Action and Progress [R]. February 2022: 5-7.
- [23] Rasser, Martijn, Lamberth, Megan, Kelley, Hannah, and Johnson, Ryan. Reboot: Framework for a New American Industrial Policy [R]. 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 May 2022: 2.

- [24] 甘利明. 甘利明が語るどうする日本の経済安全保障[J]. 世界経済評論, 2021-05-06: 6-12.
- [25] 林芳正, 田中明彦. 経済安全保障に不可欠な同盟国とのハーモナイゼーション[J]. 外交, 2022-01-02: 6-14.
- [26] Drezner, Daniel W. The United States of Sanctions: The Use and Abuse of Economic Coercion [J]. Foreign Affairs, 2021, Vol.100, No.5: 154.
- [27] The White House. Indo-Pacific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R]. February 2022: 11, 16.
- [28] The White House. Fact Sheet: QUAD Leaders' Summit [EP/OL]. September 24, 2021,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1/09/24/fact-sheet-quad-leaders-summit/>, 2022-11-28.
- [29] The White House. Fact Sheet: QUAD Leaders' Tokyo Summit 2022 [EP/OL]. May 23, 2022,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2/05/23/fact-sheet-quad-leaders-tokyo-summit-2022/>, 2022-11-28.
- [30] Goodman, Matthew P. and Reinsch, William. Filling the 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R].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January 26, 2022: 6-7.
- [31] Williams, Brock R. and Fefer, Rachel F. Biden Administration Plans for an 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R].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February 25, 2022: 2.
- [32] Armitage, Richard L. and Nye, Joseph S. The U.S.-Japan Alliance in 2020: An Equal Alliance with a Global Agenda [R].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December 2020: 5.
- [33] 外務省. 日米首脳共同声明 [EP/OL]. 2021-04-16, https://www.mofa.go.jp/mofaj/na/na1/us/page1_000948.html, 2022-11-28.
- [34] 外務省. 日米首脳共同声明 [EP/OL]. 2022-05-23, https://www.mofa.go.jp/mofaj/na/na1/us/shin4_000018.html, 2022-11-28.
- [35] The White House. Fact Sheet: The U.S.-Japan Competitiveness and Resilience (CoRe) Partnership [EP/OL]. May 23, 2022,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2/05/23/fact-sheet-the-u-s-japan-competitiveness-and-resilience-core-partnership/>, 2022-11-28.
- [36] U.S. Department of State. Joint Statement of the U.S.-Japan Economic Policy Consultative Committee: Strengthening Economic Security and the Rules-Based Order [EP/OL]. July 29, 2022, <https://www.state.gov/joint-statement-of-the-u-s-japan-economic-policy-consultative-committee-strengthening-economic-security-and-the-rules-based-order/>, 2022-11-28.
- [37] 富樫真理子. 日本の主要100社が答えた「経済安全保障」の本音 [R]. アジア・パシフィック・イニシアティブ (API), 2021-12-24, <https://apinitiative.org/2021/12/24/30738/>, 2022-11-28.
- [38] 経済産業省. 外国ユーザーの改正について [EP/OL]. 2021-09-17, <https://www.meti.go.jp/policy/anpo/law09.html#0917>, 2022-11-28.
- [39] 渡部恒雄. 中国との競争において日米の共通する戦略的利益と合理性とは [EP/OL]. 笹川平和財団, 2021-10-26, https://www.spf.org/iina/articles/watanabe_15.html, 2022-11-28.
- [40] 佐藤丙午. 日米輸出管理の課題: 対中安全保障貿易管理の展望 [EP/OL]. 笹川平和財団. 2022-04-05, https://www.spf.org/iina/articles/sato_01.html, 2022-11-28.
- [41] 杉之原真子. 第2章 対内直接投資規制と安全保障: 米国の事例から [R]. 日本国際問題研究所, 経済・安全保障リンク研究会『中間報告書』, 2022-03: 29-38.
- [42] 次世代半導体を国産化 [N]. 日本経済新聞, 2022-11-11: 1.

- [43] 半導体「空白の10年」挽回へ[N]. 日本経済新聞, 2022-11-12: 3.
- [44] 先端半導体 日米欧で[N]. 日本経済新聞, 2022-12-14: 13.
- [45] Solís, Mireya. Toward a U.S.-Japan Digital Alliance [EP/OL]. The Sasakawa Peace Foundation, October 21, 2021, https://www.spf.org/iina/en/articles/mireya-solis_01.html, 2022-11-28.
- [46] 服部毅. 半導体視点で見る日米首脳共同声明、次世代半導体開発タスクフォース設置へ[EP/OL]. 2022-05-25, <https://news.mynavi.jp/techplus/article/20220525-2351502/>, 2022-11-28.
- [47] 市川眞一. 日米の連携で日本の半導体は強くなるか?[EP/OL]. 2022-06-03, <https://www.pictet.co.jp/investment-information/market/deep-insight/20220603.html>, 2022-11-28.
- [48] Tanaka-Makino, Tomoko. U.S.-Japan Focus on Scaling Up Open RAN Technology Can Support Secure 5G Globally [EP/OL]. The Sasakawa Peace Foundation, March 28, 2022, <https://spfusa.org/publications/u-s-japan-focus-on-scaling-up-open-ran-technology-can-support-secure-5g-globally/>, 2022-11-28.
- [49] Tran, Hung. Competing Data Governance Models Threaten the Free Flow of Information and Hamper World Trade [R]. Atlantic Council, November 23, 2021: 2-8.
- [50] 須田祐子. 国境を越えるデジタル・データの流通と規制[J]. 世界経済評論, 2021-05-06: 27-35.
- [51] Chivvis, Christopher S. and Kapstein, Ethan B. U.S. Strategy and Economic Statecraft: Understanding the Tradeoffs [R].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April 2022: 5-9.
- [52] Schoff, James L. China and the New Role for Economic Security in the US-Japan Alliance [EP/OL]. Sasakawa Peace Foundation, April 27, 2022, https://www.spf.org/iina/en/articles/james_01.html, 2022-11-28.
- [53] The White House. Fact Sheet: In Asia, President Biden and a Dozen Indo-Pacific Partners Launch the 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for Prosperity [EP/OL]. May 23, 2022,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2/05/23/fact-sheet-in-asia-president-biden-and-a-dozen-indo-pacific-partners-launch-the-indo-pacific-economic-framework-for-prosperity/>, 2022-11-28.
- [54] 経済安全保障法制に関する有識者会議. 経済安全保障法制に関する提言 [EP/OL]. 2022-02-01, https://www.cas.go.jp/jp/seisaku/keizai_anzen_hosyohousei/dai4/teigen.pdf, 2022-11-28.
- [55] 日本経済団体連合会. 経済安全保障法制に関する意見—有識者会議提言を踏まえて—[EP/OL]. 2022-02-09, http://www.keidanren.or.jp/policy/2022/015_honbun.pdf, 2022-11-28.
- [56] 日本経済団体連合会. 経済安全保障推進法案の早期成立を求める [EP/OL]. 2022-03-14, <https://www.keidanren.or.jp/policy/2022/025.html>, 2022-04-03.
- [57] 末沢豪謙、中林美恵子、井形彬. インフラ審査、大企業照準[N]. 日本経済新聞, 2022-02-20: 5.
- [58] 日本経済団体連合会. 第8回日中企業家及び元政府高官対話共同声明 [EP/OL]. 2022-11-28, <https://www.keidanren.or.jp/policy/2022/100.html>, 2022-11-28.
- [59] 津上俊哉. 経済安保論が招きかねない「自由貿易体制」の崩壊[J]. 外交, 2021-07-08: 22-27.
- [60] Eichengreen, Barry. What Money Can't Buy: The Limits of Economic Power [J]. Foreign Affairs, 2022, Vol. 101, No. 4: 64-73.
- [61] 米、半導体の対中規制追従要請[N]. 日本経済新聞, 2022-11-06: 5.
- [62] 半導体装置 対中規制が影[N]. 日本経済新聞. 2022-11-19: 17.
- [63] FNNプライムオンライン. 日本が「仲間外れ」にされかねない技術流出の恐怖 [EP/OL]. 2022-10-10, <https://toyokeizai.net/articles/-/625099>, 2022-11-28.

〔责任编辑 许佳〕

ABSTRACTS

From Conceptual Change to Institutional Construction : The Implementation Path of the Global Security Initiative

WANG Ming-guo · 3 ·

Abstract : The global security initiative is a major international public product provided by China for global security and a major conceptual change in China's global security governa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global security initiative requires not only the establishment of a common security concept, but also the gradual institutionalization and effective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from the institutional level. The realistic structure theory advocates the construction path under the logic of power, the rational design theory advocates the construction path under the logic of interest, and the institutional discourse theory advocates the construction path under the logic of discourse, which provide inspiration for the institutional construction of the global security initiative. Based on the general theoretical logic of 'from conceptual change to institutional construction', it holds that the structural path of global security initiative is based on spatial dimension, relationship dimension, and evolution dimension. Specifically, starting from the global-regional spatial dimension, the relationship dimension between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and the informal-formal evolution dimension, it constructs a three-dimensional analysis framework for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initiative, realizes the linkage from top to bottom, internal and external coordination, and three-dimensional development at the same time. In the spatial dimension, we should adhere to the core posi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and strengthen institutional building at the regional, transnational, and sub-regional levels. In the relationship dimension, we should coordinate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pay attention to national security and personal security, and coordinate traditional and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In the evolution dimension, we should drive the institutional construction process of improving the comprehensive capacity of the institutions. Finally, it realizes th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institutions of 'three supports and three pillars', and jointly builds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Key Words : Global Security Initiative ; China ;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 ; Global Governance ; Russia-Ukraine Conflict

New Trends of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Rules and China's Countermeasures

WEN Yang · 21 ·

Abstract : The profound adjustment of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and production pattern under the unprecedented changes in a hundred years triggered the change and reconstruction of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rules. The changes of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rules are mainly concentrated in five areas : the formulation of rules for large-scale regional agreements, investment dispute settlement mechanism, foreign investment security review, digital investment governanc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 changes of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rules have deep-seated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asons. The reorganization of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the change of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pattern, the prevalence of western technological nationalism, the challenge of digital economic governance, and the impact of COVID-19 epidemic all affect the development and reform of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rules. Participating in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rules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safeguarding national interests. China needs to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domestic regulations, expand the space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investment markets, build a network of investment agreement partners, and improve the ability of the agenda-setting in order to gain the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power. China should take positive actions in dispute settlement mechanism reform, foreign capital security review and coordination, two-way coordination between digital governance and investment governanc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rientation, and put forward a "China Plan" with "global value" for global investment governance under the great changes of the century.

Key Words :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 Investment Rules ; Global Investment Governance ; 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 ; Foreign Investment Security Review ;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 Essence and Influence of American "Indian-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and China's Countermeasures

OU Ding-yu HOU Si-yao · 36 ·

Abstract : Recently, U.S. President Biden announced in Tokyo that the United States would launch the negotiation process of the "Indo 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with 12 countries in the Indo Pacific region. As a new institutional system for the United States to carry out economic cooperation in the Indo Pacific region, the "Indo 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is essentially an Indo Pacific regional institutional integration plan that gives priority to the interests of the United States. It is a program of action for the United States to carry out competition with China in the Indo Pacific region. In the future, it will inevitably bring uncertainties to China's overseas market, supply chain stability, the discourse power of digital economic and trade rule-making in the region, and the integration of regional systems of countries in the region. In order to cope with the possible impact and challenges of the "Indo 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China should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integrate the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RCEP, launch the "China Plan" for regional digital rules, build a regional supply chain dominated by China's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and promote regional institutional integration with RCEP as the starting point.

Key Words : Indo 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 Digital Economy ; Supply Chain ; the New Development Paradigm ; RCEP

The U.S.-Japan Economic Security Alliance : Building a System of Collective Resilience

GUI Yong-tao · 49 ·

Abstract : Realizing the infeasibility of decoupling from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is advancing a strategy of collective resilience, aligning with the so-called like-minded countries to forge technological and supply chain coalitions that exclude China. Japan is placed in a crucial position in this new network of coalitions.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are forging an economic security alliance by promoting bilateral and multilateral cooperation in areas such as export control, investment screening,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mobile communication network, and digital trade rules. However, the United States prioritizes a domestic policy of "America-first" and a geostrategy of containing China, which diverges from the interests of Japan and other allies. Japan seeks to strike balances between America and China, and between security and economy. Among the three competing trends of economic security, economic nationalism, and economic globalization, bo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have raised the importance of economic security, and are aligning with each other against China. Facing such challenges, China should maintain a strategic direction that values both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making efforts to strengthen its own competitiveness and resilience, and in the meantime to deepen international supply chain collaboration.

Key Words : Economic Security ; Collective Resilience ; Decoupling ; U.S.-Japan Alliance ; China-U.S.-Japan Relations